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韓　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　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父耆字黄耇永興中位常山太守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為虎賁郎將後從太武討夏主赫連昌大破之又從破統萬平平凉當茂所衝

莫不應弦而殪拜內侍長後從征柔然頻戰大捷與樂
平王丕等伐和龍茂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
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數進爵至安定公從
破薛永宗蓋吳又從駕南征至文成立累官尚書令加
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
為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
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次子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
略初為中散遷金部尚書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

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治稱廣阿澤定冀相三州界土曠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安静之以均在冀州刧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姦邪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刧害為業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賔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為招懷之本新附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刧盜頗起獻文詔書譲之又以五州民

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謚曰康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太武時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間

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為主圍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為難不如陳兵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楊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時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初

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略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為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人皆叛應之詔豹子往討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其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

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突騎二千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内都大官宋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䂓等助擊之宋瑕䂓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免者十餘人而已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内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道明弟

八弟懷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
孝文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
軍廣川公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豹子昔
鎭仇池有威信拜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
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鎭將假公如故懷喜至中布
恩惠夷人大悦酋帥率戸歸附置廣業固道二郡居之
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太和元年宋葭蘆戍生楊
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

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

魏書曰懸崖險道偏閣單行

懷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走之追奔西入攻

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

魏書載詔曰忠臣生於德義之門知勇出於將相之

族往者氐羌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

資父舊勲或身建殊效故授以節鉞並盡力盡銳克

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及討葭盧又梟兜醜朕

甚嘉之其所陳計略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令軍威既振羣愚慴服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亦聽銓置其仇池南秦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防守勉勅戎務綏靜新俗稱朕意焉

又詔於駱谷築城懷喜表求於來年築城詔責之曰

魏書載詔曰仇池國之要害往置鎮駱谷是以無危敗之禍近因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勅御等部率其將仍于駱谷築城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即今就

之一勞永逸無待來年今給軍糧一月使四月盡必

令成就

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繩之南天水人

柳旃據而不順懐喜討滅之後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

州寛息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卒

謚曰恭

封敕文代人父為侍御長敕文於始光初為中散兩遷

至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

水公鎮上邽詒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兒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制詒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冏會復攻城氐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戶二萬餘人屯北嶺為冏等形援敕文設奇兵

魏書曰敕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

擊之旣而僞退冏率衆騰逐敕文輕騎橫衝

大破之斬冏復推梁會爲主

魏書曰敕文分兵二百突入南城焚其門樓賊見火

起皆驚亂遣步卒攻門克之便率騎士馳入餘賊奔

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

安豐公閭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會謀

遁先是敕文掘重塹于東城外斷賊走路夜半會乃

車陣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塹外拒鬬從夜至旦

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鬬而况於人

魏書載敕文言曰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

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上下離心破之必矣

乃以白虎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

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遣敕文縱騎騰躡死

者大半略陽王元達因會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

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為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

真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弟翰于時讓者

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于後趙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燕王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己清明輯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

上黨太守有能名羅漢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名溫
為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冠上邽鎮將元
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
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
弱衆情擕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
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

魏書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衆皆披靡

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

會太武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回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為羽林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

魏書作飛廉

據險為逆詔羅漢討擒之後從征懸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成之立羅漢有力焉累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後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

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賊衆退散詔書慰勉之

魏書載詔曰御應機赴擊殄此元凶宜名集豪右擇

其事宜以利民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示威恵

涇州民張羌郎聚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擒

之仇池氐羌叛逆其賊帥蛩廉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鐵

券略陽公伏阿奴為郎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擒廉

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為叛

逆自羅漢涖州撫以威恵西戎懷德土境帖然孝文詔

褒之徵拜内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曰莊子興

祖嗣

孔伯恭魏郡鄴人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伯恭以

父任拜給事中累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

都以彭城内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

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

之棄船走

魏書曰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克之永計無所出

遂退時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舟走伯恭
等進擊獲首虜復凍死甚衆
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憘公等率衆來
援下邳乇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
魏書曰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
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
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
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溯清而上以

迎攸之屯睢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

魏書曰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為二道司馬范仰子軍在清南伯恭從清西

與攸之合戰大破之攸之悟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彭

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卒贈鎮東大將軍東

海王諡曰桓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

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于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

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

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制後以

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

益宗為刺史景明初梁師冦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楊

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于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犄角擊討破之復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

魏書載益宗表曰臣聞霜葉將淪非勁飈無以速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馘其人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于轉輸甲兵疲于戰鬬無暇綱紀庶方藩城碁立孤

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且壽春雖平三面猶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從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衆直據南關遺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

未弗過十旬克之必矣

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糧道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没於梁唯義陽而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慮之乃遣中書舍

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爲使持節鎭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爲梁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

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内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表陳桃符讒毀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纂襲

魏書曰田益宗以益州内附初蕭鸞遣寧州刺史董巒追討之官軍進擊執巒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宫巒字仲舒榮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性疎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巒於庭問南軍巒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

曜進代父答申叙蕭鸞篡襲始終辭理橫出高祖異馬以巒爲越騎尉景曜爲員外郎後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駕南討漢陽名巒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巒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深戒爲備防計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巒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鎖詣行在所數而斬之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内屬後表因事南渡仕齊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兖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惟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異即推覈乃叔業姑兒規為内應所攜

妻子亦假妄斬之北門外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汝陽縣伯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謚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其先居代世為部落大人
愚按魏書官氏志棻云獻帝以弟為達奚氏孝文改
奚氏
祖真柔元鎮將内外三都大官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太和初柔然頻寇邊康生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陣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征

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齊將㨿渚斷津路孝文募破
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應募

魏書載康生謂友人曰如其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
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為不決

縛柹積柴因風放火焚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砍投
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勲除太子三
校西臺直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
王彬討之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

千追胡至車突谷詐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
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
魏書曰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
弦而斃
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
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牕
扉開即入應弦斃彼人見箭皆以為狂弩齊將裴叔業
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並敗

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廄馬兩匹馳赴之

魏書曰康生馳赴壽春集城内耆老宣詔撫賚俄齊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康生防禦内外聲問不通固守一月援軍乃至

破走其將桓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為南青州刺史巳梁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擒之時梁聞康生能引強弓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

中圍尺有二寸箭麤如今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絶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冦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名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為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官爵尋復之梁直閤將軍徐元明戍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内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纒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勑曰果者果

如朕心稟者早遂朕意未發閬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
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
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趙主石虎畫像復
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
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勲領右衛將軍與
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
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
託三人多宿禁內或迭出入乂以康生子難為千牛備

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又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
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孝明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
侍坐酒酣迭儛次至康生乃為力士儛及于折旋每顧
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頷首為殺縛勢太后解其意不
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
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
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去
康生大唱萬歲於后近侍皆唱萬歲帝引前入閤左右

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砍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乂所執鏁於門下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難處絞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欣子免死慷慨不悲泣語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乂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

生同執刀入内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多所
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
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壻得停百日
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
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云檀越當不
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默然竟及禍太后反
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
刺史謚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為宗親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之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尺許繫髻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嘆沖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

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閣將軍出為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

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走坐徙營州為兵永平中追其前勲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隷都督元遥遏禦淮肥大眼至京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侵壽春孝明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

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

魏書曰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大眼撫循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人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荊沔閒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康初歸國謂大眼曰在南聞君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

果以為關張弗過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撾過度軍士頗憾之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為荆州刺史常縛藁為人衣青布而射之名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又北淯郡常有虎害大眼搏獲之斬其頭懸擲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冦盗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記識令作露布皆其口授而竟不多識字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

次征南皆潘氏生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大眼大眼怒幽潘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卒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望也甑生等深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問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

之左右扶挾以叛荆州畏甑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祖壽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為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每有蠻聚結為寇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梁遣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延伯為别

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卿等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

親共量篡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謂水陸二
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既對聖顔答旨宜實水
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願聖心閑水兵
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名便可用太后曰
卿言善當勅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汚聞於遠
近已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南將軍賜驊騮馬
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新豐子
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

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

冊府元龜曰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畧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色曰君總戎出討安危所係每云賊不可討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

延伯曰今當仰為名公叅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

渡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寅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乃還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逐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生觀後日一戰延伯勒衆出寶寅為後拒天生悉衆

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驍銳競進大破之
俘斬十餘萬追奔及小隴秦賊勁強諸將所憚初議遣
將咸曰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授左衛將軍餘
如故時万俟醜奴宿勒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
伊甕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
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
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
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𨑳來挑戰

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内為鎖柱教習强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縁原北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閲俄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乗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將二萬實

賔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
西進去賊彭阬谷栅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寳
賔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栅賊皆逃迸見兵
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
賊所害
伽藍記曰田僧超善吹笳能為壯士歌項羽吟延伯
甚愛之及延伯討万俟醜奴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
橋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

後及臨陣又令僧超為壯士聲甲冑之士莫不踴躍思奮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二年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未幾亦中流矢卒

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綏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為諸將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

伽藍記曰延伯膽略不羣威名早著為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陣

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贈使持節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驍健有武功前後數從征討有功梁豫
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軍功封
陳郡公除光祿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
太守部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為都督討平之
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杲反於青州叔仁為大
都督出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

爵後除凉州刺史遣使密通款于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槊長大異常槊時人壯之

論曰自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俱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惟茍要一戰之利僥倖𨓜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乃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是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奚

康生諸人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裴駿 從孫敞 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儁　裴佗 子讓之 皇甫和

裴果　裴寛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父雙碩位恒農太守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為神駒因以為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來襲聞喜縣先無兵仗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之

魏書載駿謂鄉豪曰禮君父有危臣子致命縣令為賊逼是吾等殉命之秋也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數百驍勇奔赴

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盖吳引見駿駿陳叙事
宜帝大悦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補中
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
明僧暠來聘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
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謚曰康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歷
位秘書中散主客令
魏書曰出為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夷前後數
至寇掠修明設烽候儆以方畧在邊六年關塞清靜

高祖嘉之

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謚曰恭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修哀感行路愛育孤侄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閑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孝明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婿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

正闕司徒名詢為之詢族叔昞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
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秘書監出為郢州刺史詢
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朴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為邊
捍遂表朴特為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
邊

魏書曰時四方多事未遑外畧緣境城戍多陷國興
乘勝向州城詢率屬固守埀將百日乃退

朴特與詢犄角為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徵

為七兵尚書普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為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貞烈修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司空李冲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時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並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益州刺史宣至

州綏撫甚得戎羌心後晉壽更置益州故宣所涖為秦

秦州

魏書曰武興氐姜謨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世宗

甚嘉之

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嘆曰以賈誼之才仕

漢文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

之志直隨帖推移至此祿厚養親道不光國可言歸矣

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敘心宣數明陰

陽書自始患便赴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謚曰穆
子敬憲嗣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
專以讀誦為業淡於營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
府辟命先進其弟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
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
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宗慕之
中山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
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

人物甚悼之散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散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人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散憲弟莊伯

魏書曰散憲莊伯並在文苑傳而莊伯獨無

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慍不形于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辨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為行參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散憲相亞臨淮王彧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及聞散憲寢疾求

假不許遂徑還亦矜而不問扶侍兄病晝夜不離側形容憔悴因葬𢿱寢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並無子所著詞藻莫為集録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為政嚴酷不得吏民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

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内欽服後有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棲屑耳於是閉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觸樹死安祖愍之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板帝與

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故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也父山松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孤事後母孝涉獵墳史頗有才華舉秀才射策高第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宣武即位為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書致諫

魏書載延儁疏曰臣聞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玩籍先帝天縱多能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美實後王水鏡也陛下道悟日深昇法座而釋覺善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書六籍軌俗之本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内外俱周真俗斯暢

後除司州别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

射也孝明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令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儁表求營造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咸賴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謡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拜太常卿官至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

敬猷並有學問與父同時遇害俱贈官有差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鄉里子夙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許以遠大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民感而懷之卒於郡一子鑒性强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為齊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謚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恭烈謚何容擬大行比皇太后不豫先

帝殯寢失常聖躬𠰒損令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此忤旨出為廣州司馬後為誹毁大臣趙彦深等兼詠石榴詩微以托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髠位為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為兼黄門執政疾其珽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

新唐書載高宗永徽三年詔求澤後官之

澤本勁直無所迴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

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爲健婦夫半延雋從祖弟良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間逆徒遂振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

民饑宵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為衛大將軍大府卿卒於官謚曰貞贈侍中尚書僕射子叔祉頗涉文學居官甚著功績位終司空右長史良從父兄子慶孫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吐京郡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衆至數萬詔慶孫為募人别將招率鄉豪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郊西

魏書曰自旦至夕慶孫身自突陣

賊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鴆集北連蠡升南
通絳蜀兗徒轉盛以慶孫為別將從軹關進討深入二
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孝
明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時民多逃竄慶孫務
安緝之咸來歸業爾朱榮世死隆擁衆北度孝莊詔慶
孫為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
通事洩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
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飢凶四方

遊客恒有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麄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為時所稱

愚謂慶孫大節既虧何必録其小善此自魏收溢美之辭北史仍而不削何也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孝文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

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
馬吳會冀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帝笑曰冀卿必副此
言篤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
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棄
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
復本官於陣戰没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
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
釋褐奉朝請累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永熙中孝武兄

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以伯茂為文學後加中軍大將
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為豁情賦
魏收載序畧曰予涉養姓和服餌寡術究覽莊生具
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
作是賦所以託名豁情寄之風謠矣
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
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
以梨擊案傍汚冠裳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

竟無坐伯茂既出後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季渾王元盧之元胡元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

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
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此詩頗得事實贈
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叔義
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徒
從事中郎卒謚曰宣子景融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
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
高岳以為録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
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

坐免官卒景融畢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别有集録延儁族兄聿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為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于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延儁族人瑗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為汝南王悅郎中令

魏書曰悅每國俸初入一日内費賜極意瑗每隨例

辭多受少伺悦虛竭還復奉之悦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

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儁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驥子景鴻為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號裴曾子隋貝丘令子神舉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

晉亂避地涼州苻秦王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

魏書曰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奸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險阻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

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合境清宴襁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賵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綱直不好與俗人交遊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

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名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洋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

三國典畧曰讓之與祖珽俱聘梁邢卲于省中語曰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

第二弟諏之奔闕右兄弟五人皆繫齋神武問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顧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常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魏孝靜遜居别官與諸臣别讓之流涕

歔欷文宣欲以為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跡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更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陛下受禪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為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愔救

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塚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諏之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並知名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

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
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為開府屬號洛陽遺
彥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名為中從事西
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以為大行臺倉曹郎
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
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
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
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為妄年友孝昭梓

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無所預及代去日為吏民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次謀之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成為開府辟為參軍掌書記次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慕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並為齋帥領東

宫管記轉太子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并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樊出後讓之又以長子為人後古乃有之

次子矩最知名別見讓之第六弟謁之字士歆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投

刃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于壺關令焉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父徽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别上勲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内愧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

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于濟陰太守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為大行臺郎中亮寧性任真不樂劇政除司徒東閤祭酒思還鄉里啓乞梁州褒中郎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亮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

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帝以其起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湾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曰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坐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爲陽平郡丞周文曾使并州與果遇果

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征討秉黃
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號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
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
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
周書果傳後附劉志其歸闕亦同志弘農華陰人漢
太尉寬十世孫少好學博涉羣書兼有武略魏正光
中以明經徵拜國子助教至永熙二年歷官安北將
軍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別駕三年齊神武舉兵入洛

孝武西遷志據城不從東魏遣間使奉表長安孝武
嘉之授長安襄城郡守神武遣兵攻圍志力屈城陷
潛遁得免大統三年獨孤信復洛陽志糾合義徒舉
廣州歸國累遷國子祭酒世宗出牧宜州太祖以志
為幕府司録世宗雅好儒學特欽敬志志亦忠慎甚
得匡贊體太祖嘉之謂曰御之所為每會吾志遂賜
名志世宗還菘岐州志又以本官翊從世宗即位進
爵武鄉縣公高祖時為魯公又以志為府司馬高祖

立拜刑部中大夫志執法平允甚得時譽蓮芍界內
數有羣盜劫行旅郡邑不能制乃以志為延壽郡守
督之志示以恩信羣盜相率請罪志表陳其狀詔並
免之自是寇盜屏息遷使持節成州諸軍事成州刺
史政存寬恕吏民懷之卒謚曰文
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推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
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擒東魏都督賀婁烏蘭
勇冠當時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後從開府楊忠

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杲本郡也以威猛為政民畏之盜賊亦為屏息還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杲率所部為前軍開劒閣破李慶保降楊前遲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州民張遺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杲設方畧拒之賊退走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閭州境清晏周孝閔踐阼除隆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歴眉復二州刺史杲性嚴猛能斷決挫抑

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為稱職卒於位贈本官加
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明涉獵經
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扞禦齊人
甚有威邊之略歷建亳二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父靜慮魏銀青光祿大夫寬
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
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孝寬兄弟
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游處年十三

以選為魏孝明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謂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西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還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遂出子爽卒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窮而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

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
景密謀南叛僞親法保
周書曰景往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
造
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于公恐未
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
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自
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

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推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

周書載文襄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才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闗中貧弱何足可依勿懷異圖

解鏁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周文周文顧謂諸公曰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

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十六年遷河南郡守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踐阼進爵為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淹敵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兵出邀擊無不剋之

周書載永業戒所部曰但好鎮孔城外無足慮其見憚知此齊伊川郡守梁鮓常抄掠境首一日過妻家

椎牛宴飲寬密伺其醉遣兵襲斬之
天和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修聘好自
華皎附後乃圍寇掠沔州
周書作汾州
既接敵境以寬為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
周書曰時州城卑狹器械又少寬憂其難守又恐春
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白襄州總管請增兵并移城
總管府許增兵而已寬乃量年長水至處豎大木於

岸以備舟行及靈洗初來攻水勢猶小未得近城寬
簡驍兵掩擊頻挫其銳俄雨水暴長所竪木上皆通
州過靈洗乃以大艦逼城柏杆打樓應即摧碎弓弩
大石晝夜來攻苦戰三十餘日遂上城短兵相接猶
經二日城乃陷陷後水便退縮
陳人執寬至楊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
于江左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
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寬弟漢字仲霄

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如流相府為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武成中為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謟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八年不從職性

不飲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
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
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
借人異書必躬自録本疾病彌年未嘗釋卷卒贈晉州
刺史子鏡亦少聰敏涉獵經史仕隋為兵曹郎漢弟尼
性弘雅有器局
周書曰尼從于謹平江陵謹悉諸將校各取珍玩尼
惟取梁元素琴一張謹深嘆美之

位御正下大夫贈隨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父欣西河郡守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于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位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北海王

顥入洛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
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
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
何兼問以西巡計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
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是據于
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
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
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

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旣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凡吏民莫

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為官市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周文乃厚賜俠朝野號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

自此始欲使後生奉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彦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㑥曰清者涖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則見稱朝廷没則流芳典策令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暠鄭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㑥見之密謂人曰暠目動言肆輕

于去就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周文曰裴俠有深鑒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鄴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曷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踐阼加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內姦盜畧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

遭羅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責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問鼓聲病愈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徵並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于帝帝矜其貧苦乃為起宅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為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

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
德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為城都令清不及俠斷決
過之後除長令安為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
也以毀卒祥弟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
同志友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
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隋文帝為丞相肅聞而嘆曰武
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與文
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

真州刺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
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熲天挺良才元勳佐
命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願録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
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得遷
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令自新永絶愧悔莫
見豈不哀哉書奏謂于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
誠也徵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
欲何為也衡曰視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

子甚不悦肅至京見帝於含章殿謂之曰朕貴為天子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皆同母非為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意既而罷遣之未幾帝崩煬帝嗣位不得調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縣丞甚得夷民心歳餘卒夷獠思之立廟障江之浦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父邃性方嚴為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自固及

李弼略地東境遂為鄉道多所降下周文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于正平郡守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狎戲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踐阼襲父爵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為司錄及憲出鎮劒南復以文舉為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

文舉答之曰利之為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就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論談不覺膝前于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入為司憲中大夫進爵為伯轉軍司馬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

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于己子時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聞喜州而叔母韋氏卒于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于位子胄嗣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延儁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修史著美讓之弟兄修身勵行觀

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以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因知婺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風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五